



秋日朗朗,秋风送爽。“中国油画名家青神行”写生活动于9月30日在四川省青神县正式启动,10名海南油画家应邀参加了此次为期5天的写生与创作。异地写生和艺术交流,让海南画家收获满满,对于写生与创作的关系,又有了全新的收获。



《中岩竹恋》王锐

山水

——海南油画名家眉山青神行

文|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图|肖郁



《竹林人家》刘运良



青神县属于四川眉山市,正是大文豪苏东坡的故乡。这个位于川西平原西南边缘的小县城,颇有历史渊源。青神因古蜀王蚕丛氏“着青衣教民农桑,民皆神之”而得名。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”,东坡蛰居海南三年,他与海南的历史渊源,让到访的海南艺术家更感亲切。在为期五天的写生活动中,艺术家们徜徉于青年苏东坡曾经饱览的岷江两岸,足迹遍布青神中国竹艺城、中岩古寺、汉阳古镇等多个地方,亲身感受青神县的人文风采和深厚的东坡文化,以现场写生的方式,亲近青神的秀丽山川,走近东坡的心灵,交流创作心得,收获颇丰。

东坡故乡写生胸有千千竹

来到眉山青神,天天目力所及除了美丽的原野就是青青翠竹,漫山遍野的竹子据说种类达到几百种,堪称竹子王国。来到东坡的故乡才终于理解东坡之爱竹画竹,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,却有追来者。但无论是爱竹画竹以诗诵竹,至今难有超越东坡者。竹子和他终身相伴,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,无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,士俗不可医。”东坡的名诗,人们往往引用前面一句,但已见其爱竹的程度!而东坡的画竹,为历代名家所推崇。人们欣赏苏东坡的朱竹,只感觉他笔下的竹子神完意定、风致潇洒,极有艺术魅力。

10月2日,油画家们来到著名的中岩寺。最让中岩寺闻名遐迩的莫过于苏东坡当年在这里求学五年,并且与发妻王弗相识相恋于此。翠竹层层叠叠,随风摇曳。此次眉山青神写生,几位海南画家不约而同地以竹子为写生对象,而每个人画面中的竹子,却是

如此风采各异,也可见画家的修养和性情。海口市美协主席、油画家王锐是此次活动的发起者之一。他也选择竹子作为写生对象,他的《中岩竹恋》,远山、近水,白云缭绕,竹子一丛丛,隐隐约约,画笔细腻中有洒脱,修竹传神,颇具功力。海南东坡书院院长刘运良是奔东坡而来。他完成的《竹林人家》,可以说是注入了他多年累积的情感。浩浩荡荡的岷江水,在东坡的年代应该更加辽阔;而岸边的翠竹还是一样的翠绿。倒映江中的竹子影影绰绰,一道白光穿越古今,极富抒情意境。海南师范大学李生琦教授的《绿韵》具有写实意味,你几乎可以得到竹子的纹理,竹下溪流清晰可见的蓝天白云,随风摇曳的竹影,给人无限遐思和美感。画家对自然的描绘,意境是不能忽视的,意境恰恰是情和景的结晶。

真是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种不同的竹影。王锐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,“写生”这个绘画术语大家耳熟能详,它通常被理解为“直接以实物或风景为对象绘画”,根据不同描绘对象又分为不同的写生方式,如“人体写生”、“风景写生”、“静物写生”等等,它成为画家收集绘画素材的一种重要方式。“在中国,自古以来,绘画理论上的‘师法自然’,也充分强调‘对景写生’的重要性。风景写生,既有助于画家亲近自然,从自然中获取大量的光影感受,又有助于熟悉自我,熟悉工具材料,这也是风景画写生的另一个价值所在。而由于每个人对自然对材料的把握不同,呈现在画面中的自然会千变万化,各有千秋。”王锐说。

写生是对待艺术的一种态度

10月3日,写生进行到第三天,目的地是汉阳古镇。早在西汉时这里便已形成集镇,它历经千年时光的洗礼,至今仍古朴宁静,民风淳朴。纵横交错的几条街道,老房子和新铺面互不干扰,小镇第一次迎来十多名画家,显得格外热闹。镇子的外围即是南方常见的田园和小山,地里的豆角、包菜、芋头、白菜……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异样的景象,但是,这充满泥土气息的田野还是让敏感的艺术家人欢呼雀跃!画家们像蜜蜂寻找花蜜,迅速地各自寻找最佳角度,开始了新的创作。面对小镇同样的景色,画家们又该怎样描画呢?

四川美院翁凯旋教授笔力雄浑而细腻,他的田园长卷作品,一气呵成,气势恢宏!四川省美协油画艺委会委员张昌贵,将老镇的古韵流风展现出来,观者云:很漂亮好有味道!四川省美协副主席张国忠对巴蜀文化的热爱与熟知,让他下笔如有神,他的小镇风光色彩明丽,温馨,浸透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。湖南画家彭烈洪以粗犷的笔触,聊聊数笔便将小镇人物刻入画中;海南画家梁峰的《汉阳乡情》写实与写意相结合,小镇风流生趣盎然。唯一的女画家丁孟芳以

女性细腻的眼光,将东方的审美意趣悄然投注到油画创作中,小镇风光尽显画中。四川画家翁凯旋、张国忠、张昌贵、罗徕、米金铭、林泉、刘嘉伟;海南画家梁峰、王锐、刘运良、李生琦、周国富、陈奕文、谭龙建、冯青、王义辉等的小镇风光,均从不同的角度入手,各个显示出画家对现实世界的感受能力和写生风格。

“当下的绘画出现了一些问题,比如对现实的不关心,仅仅借助照片来创作;或者对部分画家而言,由于过于自信,以为现实中的一切都被我们看透了,放弃了对于自然的尊重和依赖。而我觉得,问题正是反映了我们受社会思潮的影响,不重视人对自然的感受和体验,把艺术和生活混为一谈。在具体的问题上,就是我们不重视写生,学绘画的以为就是靠临摹,靠临摹获得技术,然后就可以创作……久而久之,我们就变得不敏感、变得麻木了。有的人仅仅把写生视为写生了,写生与创作似乎没有什么关联。”特邀参加此次写生的大连市美协副主席王巍教授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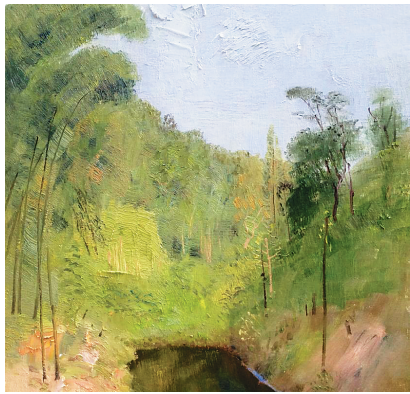
面对画家们创作出来的风格各异又意趣盎然的写生作品,一直重视写生生活的翁凯旋教授说:“关于写生,比较客观地来看,写生其实是艺术家的一种态度和工作方式。如果从态度来讲,我虽然是面对自然界,却相当于把我的工作场地、工作室搬到了大自然,我面对我所创作的题材,这个写生的过程是在完成作品,所以从这个角度讲,它跟创作是没有区别的,写生就是创作。如北宋花鸟画名家赵昌,每天清晨趁朝露未干时,即于花圃中一边观察,一边调色作画。很多著名的山水画家,也都是以真山水为稿本进行创作的。但有的画家而言,他作为一种工作方法,比如收集素材,积累材料也是必须的,就是说每一个艺术家根据自己的特点,出于对自己创作态度的一种认识,采取什么样的方式,我觉得都可以。”

胸中有丘壑,眼底有性情

纵观五天来海南、四川两地画家的写生作品,感到他们既是在写生,又是在写意,既师法于自然,又不为自然万象所困惑。苏东坡画竹,让艺术最大限度地向内心突入,把对自然的深入观察和体悟放在首位,并使自然山水与画家心灵互融神会,而最终达到“与山川神遇而迹化”的目的。对此,四川画家张昌贵深有体会。他说,艺术家胸中须有丘壑,眼底须有性情。不仅要在现实世界经历丰富,熟悉外在和内在的现象,而且还要把众多的画外功夫摆在胸中玩味,被它们深深地感动,即“外师造化”。当然还需带着眼底性情,提高自身的修养和性情,主动地去创造,即所谓的“中得心源”。将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统一辩证地联系在一起,重视“心源”,使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获得自由充分的发挥,逐步达到艺术的理想境地。■



《古镇田园》(局部) 翁凯旋



↑《汉阳古镇外的田园风光》丁孟芳
→《绿韵》李生琦
↘《老码头》张昌贵